太人性的神:荷马史诗中的赫菲斯托斯

杨风岸

摘 要: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中,匠神赫菲斯托斯的形象迥异于其他神祇。他由于天生残疾而命途多舛,地位尴尬,比其他神更多体味"有死的凡人"的苦痛与无奈,成为史诗在神与人之间架设的最为典型的桥梁。作为"神祇中的凡人",赫菲斯托斯的性格和情感高度复杂,既智计百出、精打细算,又仁厚真诚,勤恳达观,体现了荷马史诗塑造人物的高超技艺;同时,匠神手工技艺所蕴含的超自然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与凡间诗人的创作能力差相仿佛,也引人思索史诗中渗透的古典诗学创作观念。赫菲斯托斯的存在,折射出荷马史诗世界非凡的包容力量。

关键词: 荷马史诗 赫菲斯托斯 凡人 神祇

荷马史诗"神人同形同性"(Anthropomorphism), 奥林波斯诸神由表及里都高度"人化"(humanized), 却又全方位地大大强过凡人。一方面,和注定历经苦难、面对死亡的凡人截然不同,诸神"长生不衰老",能够永享安乐,因此无忧无虑、轻浮任性,在残酷的战争间歇或争执吵闹,或嬉笑宴饮,不断"上演喜剧"^①;另一方面,荷马的神祇们"绝不总是缺少尊严和境界"^②,他们俊美壮健远胜常人,更有无伦神力,

① 〔英〕格里芬(Jasper Griffin):《荷马史诗中的生与死》,刘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第 149 页。

② 同上书,第151页。王焕生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概括如下: "神明和人类的区别在于神明长生,比人类强大,生活充裕、快乐,按照自己的好恶介人和干涉人类生活;而人则弱小,会死,生活艰辛。"参王焕生《译者序》,[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第一至六卷)》,罗念生、王焕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本文引用荷马史诗中译文皆基于此本,只注卷数和行数,出版信息不再——注明。

能以旁观者和操纵者的身份俯视众生,其无上地位令"见者为之震撼"。 纵观两部史诗,只有一位神祇——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 Ἡφαιστος),似乎与以上论断都格格不入;历来关乎史诗神祇形象的讨 论,也大多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位跛足匠神不甚和谐的身影。然而,大神 赫菲斯托斯的"特立独行",却使史诗的神祇主题变得格外耐人寻味。

一、神祇中的凡人

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中,赫菲斯托斯的出场屈指可数[®],但他异于常神的外表却极具辨识度。神祇大都"美丽而魁伟"(《伊利亚特》18.518),远为凡人所不及[®];然而,赫菲斯托斯身为火神与工匠之神,大神宙斯和神后赫拉之子,却丝毫没有堪与高贵出身相匹的姿仪[®],而是形貌粗陋,天生残疾[®],劳作时"从砧座上站起

① 赫菲斯托斯在荷马史诗中只有三次言谈:《伊利亚特》第一卷调解赫拉和宙斯的口角(《伊利亚特》 1.570—600)、第十八卷答应为阿基里斯铸造武装(《伊利亚特》18.372—480,接下来的 480—615 描绘他铸造阿基里斯之盾上的图案)和《奥德赛》第八卷巧设罗网提好(《奥德赛》8.271—359),此外,他还在《伊利亚特》第二十一卷参与救援阿基里斯时"客串出场"了一回(《伊利亚特》21.342—355),虽未发言,却展示了巨大的神力。其他场景中偶尔提到这位匠神,多是介绍他所打造的器物,如赫拉卧室的门闩(《伊利亚特》14.167—168)、墨涅拉奥斯的调缸(《奥德赛》4.615—618)等。

② 荷马史诗并不刻画形貌非人的神祇(如潘神等),相反却一再强调神明的形体之美,绝大部分史诗神明的容貌远胜常人,若非刻意掩饰,几乎一望便知。海伦辨识阿佛洛狄忒(《伊利亚特》3.396—397),阿基里斯辨识雅典娜(《伊利亚特》1.200)都是凭借了神的出众容仪。卡吕普索是地位较低的女神,但在挽留奥德修斯之时,也曾明言没有凡人可以在容貌体格方面胜过不死的神明(《奥德赛》5.211—213)。赫菲斯托斯应是唯一例外。

③ 在史诗中、神祇的位阶高低与和宙斯的血统远近有较大的正相关性。阿波罗怂恿埃涅阿斯迎战阿基里斯之时,便称埃涅阿斯之母阿弗洛狄忒是宙斯之女,故而身份比阿基里斯之母海洋女神忒提斯更为高贵(《伊利亚特》20.104—109)。然而埃涅阿斯依然非阿基里斯之敌,除却"个人素质"的差异,也部分是因为阿基里斯的父亲佩琉斯虽为凡人,却亦有宙斯血统之故(《伊利亚特》21.186—191)。赫西俄德《神谱》称赫菲斯托斯是赫拉为惩罚宙斯不忠独自所生,相形之下,荷马史诗中赫菲斯托斯"父母双全"身世显赫的反讽意味更强。参见〔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53页。

④ 赫菲斯托斯的残疾在古希腊文献中的描述并不统一,一说为宙斯抛掷所伤而留下的后遗症,参见 Pseudo-Apollodorus, Bibliotheca 1. 19,中译本〔古希腊〕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25页。荷马认为是天生如此。在史诗中,"捷足"(ποδώκεος)作为一种个人素质极为重要,阿基里斯健美无畴,勇冠三军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腿脚明显地快过其他英雄。

来迅速挪动跛瘸的细腿"(《伊利亚特》18.411),参战时"把两条细腿迅速挪动一拐一瘸"(《伊利亚特》20.37)。他造得出精美绝伦,世间绝无仅有的阿基里斯之盾,自己却在铸盾时"怪物似的浑身冒着火星"(《伊利亚特》18.410)。不必说其他的神祇(连赫尔墨斯这位偷东西的神都以捷足、俊秀和伶俐著名),这般悲惨的描写甚至不多见于"有死的凡人",须知阿基琉斯等人都拥有"神样的"(当然,是指其他神)美貌,外表稍逊如奥德修斯者也称得上雄武健美。只有因"舌头不羁"(《伊利亚特》2.212),对阿伽门农出言不逊而遭奥德修斯痛殴的特尔西特斯那副尊容^①,或可与这位匠神同日而语,还未必落于下风。就容仪而言,赫菲斯托斯显然连凡人中的英雄都比不上,反倒像个误入奥林波斯山的,彻头彻尾的普通匠人。

赫菲斯托斯犹在凡人之下的天生"孱弱"(ἡπεδανὸς,《奥德赛》8.310),给他带来了绵延的苦难和琐碎的磨折。他的每一次集中出场,都是对某种不幸遭际的回忆:在《伊利亚特》第一卷中,他在筵席上劝解赫拉和宙斯的口角,忆及自己曾得罪父亲宙斯,被后者抓住两只脚"抛出天门",让他"整天脑袋朝下地坠落","直到日落时","只剩下一点性命"(《伊利亚特》1.592—593);而在第十八卷答应为忒提斯铸造阿基里斯之盾时,他又追忆起当年"狠心的母亲"(《伊利亚特》18.395)赫拉嫌弃他有损天后的颜面,"想掩盖"他的残疾而将他扔出天庭、多亏忒提斯等女神相救才侥幸得以脱险,并在海洋女神"宽敞的洞府"度过了漫长的九年光阴(《伊利亚特》18.396—495)。到了《奥德赛》中,根据歌人得摩多科斯唱诵的往事,他之前

① 此君据说之后咎由自取,因奚落阿基琉斯而为其失手所杀,事见程志敏:《荷马史诗导读》,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第338—339页。特尔西特斯是史诗中为数不多的高度写实的人物, 堪称"凡人中的凡人"。有意思的是,荷马通常不着意描摹人物外貌的细节,多运用饰词一言 以蔽之,唯貌寝者有此待遇,赫菲斯托斯和特尔西特斯(或许还有《伊利亚特》中贪生怕死的 探子多隆)可谓是同病相怜。

的妻子是美貌绝伦但水性杨花的爱情女神阿佛洛狄忒^①,她曾经和战神阿瑞斯一起欺骗和背叛了他,今他备受屈辱,愤愤不平。

颇有意思的是, 史诗中神祇们的回忆, 尤其是痛苦的回忆, 似乎 都注定和"有死的凡人"息息相关: 阿瑞斯曾为凡人所拘囚、赫拉和 哈得斯都曾被凡人刺伤(《伊利亚特》5.381—415),波塞冬和阿波 罗曾遭遇凡人的背信弃义(《伊利亚特》21.442—460), 卡吕普索 也追忆过女神们为恋慕凡人而付出的哀痛代价(《奥德寨》5.121— 128)。所不同的是,其他神祇追忆的都是因凡人而吃过的"不少苦头", 只有赫菲斯托斯吃的是真正"凡人般的苦头"。有论者曾指出,他回 忆中的"跌落凡尘" $(\kappa \alpha \tau \alpha \pi i \pi \tau \omega)$ 非常不像一位神明的做派。他落到 地面竟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在空中的下坠; 而其他 的神在奥林波斯山和人间的往返都迅若鹰隼(《伊利亚特》15.168— 172)或流星(《伊利亚特》4.73—79),随时随地来去自如②。或许 这可以看作一个隐喻:赫菲斯托斯和其他神祇的"时间",或曰生命 体验的形式大相径庭, 他跌入人世之空间的同时, 也在某种程度上进 入了凡人对时间的切身之感——其他不死的神明们恢复"光荣得意" 只需片刻之功,转瞬即逝的苦痛对永恒的光阴而言,不过是日后偶尔 提及的微末谈资, 赫菲斯托斯和他的辛酸历史却如影随形, 竟似一位 历经磨难的凡人笼罩于过往的阴霾之下,而且势将永远如此。

凡人般的赫菲斯托斯虽已重返奥林波斯山的永生乐园,但在众神间的地位依然显得尴尬。神明中只有他投身于艰苦的劳作,荷马描绘了他"大汗淋淋(iδρώοντα)在风箱边忙碌"(《伊利亚特》18.372)

① 在《伊利亚特》里,赫菲斯托斯有个贤淑温良的妻子"带着闪亮头巾的美丽的卡里斯"(《伊利亚特》 18.382—383),卡里斯是陪伴阿佛洛狄忒的美惠女神的统称,赫拉为蒙骗宙斯而求援于睡眠神时,曾许诺将一位美貌的卡里斯许配给睡神为妻(《伊利亚特》14.269)。故赫菲斯托斯为阿基里斯 铸盾一事,似应发生在他罗网捉奸之后。赫菲斯托斯"讨还聘礼",与阿佛洛狄忒分道扬镳后,方与地位更低的女神卡里斯结合。Yoav Rinon, "Tragic Hephaestus: The Humanized God i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Phoenix*, vol. 60, no. 1/2(Spring-Summer), 2006, p.16.

² Yoav Rinon, "Tragic Hephaestus: The Humanized God i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p.6.

的形象。在史诗之中,"流汗"(ίδρὼς)这种昭示肉体力量局限的描写,同样极少见于其他的神祇,而奋战疆场的英雄们却时常如此,赫菲斯托斯对凡间人生艰辛和痛楚的体味,由此亦可见一斑[®]。赫菲斯托斯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宴饮时为众神斟酒传杯,这同样是可以由凡人担任的工作[®]。其他的神祇仗恃自己的健美敏捷,对他付出的辛苦实在难称尊重,平时见他"在宫廷忙忙碌碌,个个大笑不停"(《伊利亚特》1.600),甚至在他擒获偷情的妻子和情敌之时依然调侃嬉笑不已(《奥德赛》8.326,343),简直是将他当作插科打诨的丑角看待了。可见,赫菲斯托斯不太可能像阿基琉斯所言那样"给可怜的人分配命运,使他们一生悲伤,自己却无忧无虑"(《伊利亚特》24.524—525),他谦卑得有些屈辱的地位,还有日复一日承受的操劳,都更像是一位凡间微末之人所承受的苦难。

在琐碎的磨折中永生的赫菲斯托斯,通过他铸就的阿基里斯之盾,和注定寿促的英雄阿基里斯关联了起来,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凡人阿基琉斯俊美、勇武、战功赫赫,却注定要带着全部的美过早地走入"黑暗的死亡";神祇赫菲斯托斯丑陋、残疾、黯淡无光,却要和他所有的凡庸,以及它们带来的苦恼一起永恒不灭。阿基里斯壮丽的死亡出自他自己的抉择,赫菲斯托斯却无可抉择。阿基里斯的荣光在于同生命的短暂作战,赫菲斯托斯却不得不与生命的漫长周旋³。他永

① 《伊利亚特》中唯有赫拉曾讽刺宙斯偏袒特洛伊人,令她自己"白白地劳累流汗"(ίδρῶθ' δνΐδρωσαμόγφ,《伊利亚特》4.27);然而这只是女神的夸张形容而已,她显然并未如此辛劳。倒是战争中的英雄们时而陷入汗流浃背的困境,赫克托尔受伤倒地时便喘息流汗(ἆσθμα καὶ ίδρὼς,《伊利亚特》15.241),负伤而疲惫的狄奥墨得斯也曾为"汗水不断流淌"而感到烦恼(ίδρὼςμινἔτειρεν,《伊利亚特》5.796)。

② 赫菲斯托斯的"同行",另一位斟酒人是极为俊美的少年伽倪墨得斯(凡人特罗斯之子,众神赏其容貌,将之掳入奥林波斯山为大神宙斯司酒,见《伊利亚特》20.232—235),两相对比, 更凸显匠神尚且难以赢过凡人的困顿尴尬。

③ 在古希腊神话的语境中,永生之苦其实是一个颇常见的主题。曙光女神为自己的凡人丈夫乞得了永生,却忘记了凡人是会衰老的,结果她的丈夫在数百年岁月中一点点老朽萎缩,最后变成了一只可怜的蝉。可见,古希腊人在"嗟人生之短期,孰长年之能执"之外,对生命时间尚有更为辩证的认识。事见〔古希腊〕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第233页。

恒的生命,也因此从神界的无上荣光变得有点像是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赫菲斯托斯身为一位(非典型的)神祇,却成了对其他不死者(the immortals)的滑稽模仿,也是关于"有死的凡人"之无尽苦难的深刻寓言。有论者甚至称赫菲斯托斯为史诗中独一无二的"悲剧之神"(Tragic God)^①,他的存在,在有死的凡人和不朽的神明之间,建起了一座特别的桥梁。也正因如此,赫菲斯托斯摆脱了荷马史诗中绝大多数神明"远胜凡人"的单一向度,步履蹒跚地走进了更为复杂、更为具体、更为细腻人微的境界。

二、诡计多端的善良

神明并不把各种美质赐给每个人, 或不赐身材,或不赐智慧,或不赐词令。 从而有的人看起来形容较他人丑陋, 但神明却使他言词优美,富有力量。

--《奥德赛》8.167-170

英雄奥德修斯的上述言论,似乎也可以印证于赫菲斯托斯这位特别的神祇。他其貌不扬、谦卑低调,但无论从神还是人的维度去看,都绝非庸碌颟顸之辈。赫菲斯托斯和凡人中的"智囊"奥德修斯同样接受"足智多谋"或曰"诡计多端"(πολύμητις)的修饰,堪称古希腊人所重视的"智谋"(mētis/μητις,英文通常译作 cunning intelligence)之化身——有论者曾独具只眼地指出,赫菲斯托斯的跛行

① Yoav Rinon, "Tragic Hephaestus: The Humanized God i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pp.18–19. 该 观点与 "奥林波斯山上不存在悲剧" 的传统看法相映成趣,后者见 Christopher G. Brown, "Ares, Aphrodite, and the Laughter of the Gods", *Phoenix*, vol. 43, no. 4(Winter, 1989), p. 293。

正可以看作 mētis 之 "不循常路、旁逸斜出"的隐喻^①。在古希腊人眼中,mētis 为神人所共有,其内涵包罗万象,通常表示随机应变、独具匠心的智慧机巧^②;在史诗中,mētis 一般表现为人物的辞令和技艺^③。

奥德修斯巧舌如簧,"言词像冬日的雪花纷纷飘下"(《伊利亚特》 3.222), 赫菲斯托斯的出众口才亦是如此。《伊利亚特》第一卷末(《伊 利亚特》1.560—600),赫拉因宙斯应允忒提斯帮助阿开奥斯人而与 之产生矛盾,争执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此际赫菲斯托斯及时发言, 先点醒两位神祇,他们的争执是"一件有害的事",而且是"为了凡 人的缘故",十分不值。他又求他们不要"使众神吵吵嚷嚷",提醒 他们,所有神祇都在场,当着他们吵架不光丧失颜面,还可能引发更 大的纷争。然后,他把宙斯大神雷霆之怒的可能后果轻描淡写为"不 能享受一顿美味的饮食",顿时缓和了紧张的气氛。紧接着,他又"奉 劝母亲讨父亲高兴","心平气和,与他攀谈","尽管他很小心谨慎", 遣词温和婉转,既不得罪母亲赫拉,又在宙斯面前开脱了赫拉的行为, 消解了他对赫拉的怒气。接下来他奉承宙斯"最强大",不称他为父亲, 而称他为"奥林波斯的闪电神"、"奥林波斯大神",强调了宙斯的 地位和权力,令后者听来十分入耳。而"不要惹奥林波斯的闪电神想 把我们全都从座位上推下去"一语, 更是在极言宙斯强大不可违抗的 同时,拉上了在场的所有神祇作为同盟。最后,他用一句"使奥林波 斯大神对我们宽厚和善"补充说明宙斯不光神力绝伦,而且恩威并重, 可谓是奉承得十分细腻周到,同时也点明了对宙斯的期许,使后者不 便再翻脸恼怒。在说完这些话后,他又借讲述自己被宙斯惩罚的惨痛 经验, 重申了宙斯的绝对权威, 一边斟酒传杯忙碌不停, 令众神哄然

① Marcel Detienne and Jean-Pierre Vernant, *Cunning Intelligence in Greek Culture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12—23. 书中指出赫菲斯托斯的跛足形象如同螃蟹(crab), 后者斜行的姿态足以象征 mētis 的"独辟蹊径"。

② Jay Dolmage, "Breathe upon Us an Even Flame": Hephaestus, History, and the Body of Rhetoric", Rhetoric Review, vol. 25, no.2, 2006, pp. 120-122.

③ 陈戎女:《荷马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107页。

大笑,成功地缓和了全场的气氛。这样一来,本来可能爆发的一场天界纷争,便被跛足之神的三言两语化为乌有,可见这位匠神利用修辞(rhetoric)技巧解围脱困的能力不输于雄辩家奥德修斯,足以成为他在天庭长久立足的资本。

在《奥德赛》中,赫菲斯托斯的智谋集中展现在"罗网捉奸"一节。 得知阿佛洛狄忒和阿瑞斯私通的消息,赫菲斯托斯的灵感和怒火一同 爆发,设下巧夺天工的无形罗网,成功捉拿不贞的妻子和放肆的情敌, 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在《伊利亚特》中卓超智计的再现和发展:

> (赫菲斯托斯)把巨大的锻砧搬上底座,锻造一张 扯不破挣不开的罗网,好当场捉住他们。 他作成这件活计,心中怨恨阿瑞斯, 走进卧室,那里摆放着亲切的卧床。 他凭借床柱在床的四周布上网, 无数网丝自上面的房梁密密地垂下, 有如细密的蛛网,谁也看不见它们,

即使是常乐的神明,制作

----《奥德赛》8.274-281

赫菲斯托斯寓巧计于精妙手工,这和奥德修斯凭借自己当年制造的婚床机关考验妻子佩涅罗佩不无异曲同工之处,匠神设下的机关有如"细密的蛛网",也与奥德修斯父子为家中不忠女仆所布下的夺命"罗网"(《奥德赛》22.469)遥相呼应^①。

和奥德修斯一样,赫菲斯托斯也擅长精明的盘算:捉拿妻子和情敌之后,他虽愤怒莫名,头脑仍然清醒,不惜颜面尽失也要立即引众神前来,目的是让"她父亲把我的聘礼全部退还"(《奥德赛》8.318),

① Rick M. Newton, "Odysseus and Hephaestus in the 'Odyssey'", *The Classical Journal*, vol. 83, no. 1 (Oct. ¬Nov.), 1987, pp.16–18. 另参陈戎女: 《荷马的世界》,第 106 页。

并要求阿瑞斯"当着不死的众神明交出应给的偿付"(《奥德赛》8.348);面对波塞冬的求情,他坚决不肯放走尴尬的阿瑞斯,反而审慎地以退为进,讨价还价,直到波塞冬甘愿为阿瑞斯做担保,即使后者逃走依然能交付赎金,方才罢休(《奥德赛》8.344—356)。且不谈此处出众的喜剧效果,匠神的这些言行无一不像凡人奥德修斯的作风,尽显二者同样精打细算、世俗务实的个性^①。

然而,赫菲斯托斯和奥德修斯的心性也有明显的区别。他们都一样擅长忍耐苦痛,然则奥德修斯一旦得以发作,便表现出惊人的冷酷无情,而同样机巧灵活的赫菲斯托斯却另具一重平和、温厚而宽宏的性情。在两部史诗中,荷马写出了赫菲斯托斯所遭受的痛苦,却未尝写明他憎恨埋怨自己的平凡和残缺,或者嫉妒加害其他的神明和凡人(其他神祇往往如此,如阿波罗兄妹之于尼奥柏,《伊利亚特》24.602—612)。史诗中的神祇多半喜好争斗,相互口角不断甚至大打出手,而赫菲斯托斯这位曾在与河神克珊托斯的战斗中显露过惊人神力(河神求饶时甚至喊道"没有哪位神敌得过你")的大神(《伊利亚特》21.356),却乐于息事宁人,除了听命于母亲赫拉,为救援阿基里斯而放了克珊托斯一把大火之外,从未参与过天庭众神的争执和吵闹。他对凡人也是如此,在特洛伊战争中虽跟从赫拉支持阿开奥斯人,却从未像雅典娜、阿波罗等神祇那样,一旦宙斯撒手不管,便忙于在战斗双方当中挑拨离间、大开杀戒,或幸灾乐祸地作壁上观;相反,

① 伯纳德特对赫菲斯托斯罗网提好这"纯粹悲剧背景中的一幕喜剧"有过独特的分析。他认为,阿佛洛狄忒的出轨可以与海伦相提并论,而"赫菲斯托斯就丈夫权利所进行的辩护,丝毫不亚于墨涅拉奥斯对自己权利的要求和讹诈"(虽则众神对这一权利实际上持无谓态度)。赫菲斯托斯本人也认为阿瑞斯和阿佛洛狄忒更为殷配,因此他对阿瑞斯的胜利,可以看成是"法律权利对自然权利的胜利",而墨涅拉奥斯对帕里斯也正是如此。由此,《奥德赛》中的这一幕插曲,就"权利"这一主题而言,可以看成是"《伊利亚特》的象征"; 奥德修斯勇猛时如阿瑞斯,智计百出又如赫菲斯托斯,也暗示着《伊利亚特》中的这种权利紧张将得到一次性的(也是"血淋淋"的)解决——奥德修斯以勇力与智谋的统一歼灭了求婚人,捍卫了自己的双重权利——从而在两部史诗之间建立了独特的联系。〔美〕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程志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71—72页。

他怜悯自己的特洛伊老祭司达瑞斯暮年丧子,在其另一子伊代奥斯遭遇勇猛的阿开奥斯英雄狄奥墨德斯时"把他笼罩在黑暗中,救他一命","使他的年高的父亲"尚存指望,"不至于悲伤到极点"(《伊利亚特》5.23—24),其仁慈可见一斑。

奥德修斯绝大部分的行动皆出自理性算计,为求万无一失,不惜经常诈伪,甚至面对离别多年的妻子也能忍心编造谎言,并"狡狯地把泪水藏住"(《奥德赛》19.208—212);赫菲斯托斯却始终坦率真挚地流露对他人(神)的同情和支持。他对忒提斯知恩图报,对赫拉不计前嫌,都有真诚动人的言行表现。忒提斯和河流女神对他有救危脱困之恩,还将他被扔出天庭一事作为秘密严加保守,他心中清楚记得,不光"九年间给她们制造铜质饰物"(《伊利亚特》18.400)作为答谢,更在关键时刻爽快地答应了忒提斯为儿子阿基里斯"锻造精美的铠甲,让世间凡人见到它们赞叹不已"(《伊利亚特》18.466—467)的请求,并且好言劝慰哀伤绝望的女神,希望自己的慷慨相助能令阿基琉斯延长生命,可说是一片温厚心肠^⑤。重返天庭后,他依然对抛弃过自己的母亲赫拉敬爱有加,言听计从,不仅为她建起了辉煌的宫殿和精美的卧室(《伊利亚特》14.166—168),还在赫拉与宙斯口角时明确表达了对她的支持,"把一只双重的杯子放在他的母亲手里",令她"心中高兴"(《伊利亚特》

① 卡里斯和赫菲斯托斯先后接待忒提斯时都满怀热忱和感激,二人所说的话完全一样("穿长袍的忒提斯,无限尊敬的客人,今天怎么驾临我们家?你可是稀客。""τίπτε,Θέτιτανύπεπλε, iκάνειςἡμέτερονδῶ/αἰδοίητεφίλητε;πάροςγεμὲνοὔτιθαμίζεις."《伊利亚特》18.385—386,424—425),接下来还分别表达了有幸招待的喜悦和有求必应的决心。这些话语应是荷马惯用的程式(formula,《奥德赛》第五卷中卡吕普索对赫尔墨斯所说的话与之大同小异,《奥德赛》5.87—90),但用在此处,恰足以表现赫菲斯托斯对女神恩情的念念不忘,以及与妻子之间的同声相应。赫菲斯托斯执手聆听女神含泪诉苦(妻子卡里斯在旁准备饮食),并诚挚地予以安慰的情节,可能是整部《伊利亚特》之中,除了阿基里斯和普里阿摩斯的互相劝慰之外,最具人情温暖的场景。其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更令人几乎忘却这一场景发生在神祇的领域,足以与其他神祇(包括宙斯与赫拉这对同床异梦的夫妇)之间日常的"争吵与不和"、欺骗与对立形成强烈的对比。

1.584)^①。如此以德报怨,连曾经嫌厌他的赫拉,也在神明纷纷参战之际仰赖于他,称他为"我的光辉的儿子赫菲斯托斯"(《伊利亚特》21.379)。由此看来,赫菲斯托斯寓于巧智之中的和善与真诚,未尝不比精致的计谋更为高明。

赫菲斯托斯心性平易,对待自己的手艺也如敬业的凡人一般认真勤谨。其他神祇宴饮口角无所事事,赫菲斯托斯这位沉默的实干家却一手打造了整个天庭,大至"星光闪烁,永不毁朽"(《伊利亚特》18.370)的宫阙,小至女神的"纽扣、螺旋形卡针、手镯和项链"(《伊利亚特》18.401)等饰品。他对竟日的辛劳毫无怨言,反而引以为豪(比如向忒提斯自夸他打造的武装之美,《伊利亚特》18.466—467),足见他颇为热爱自己的活计。赫菲斯托斯卑微的永生和凡人们"江月年年只相似"的乏味历史一样漫长无尽,成为了悲剧性的"无可解决的事物"(尤奈斯库语),但现代人(如《尤利西斯》的主人公)往往用命运普遍的荒诞和人类普遍的平庸作为借口,安于蝇营狗苟或随波逐流;匠神的精妙手艺,却在天界和人间放射出永恒的光辉。

赫菲斯托斯的足智多谋与真诚仁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生命自身所带来的不公和苦闷,颇堪玩味的是,比起史诗中的其他神与凡人来,赫菲斯托斯的自我认知也具有某种超越意味。在整部史诗中,他称得上是最擅长自嘲和解嘲的一位神(人):他可以主动而坦率地向其他神祇谈说自身的缺陷与父母的不公,也可以自行呼召众神,直陈

① 赫菲斯托斯施巧计(打造会困住人的座椅机关)报复赫拉的故事在公元前6至7世纪颇为流行,荷马在世时也有可能听说过,参见Yoav Rinon, "Tragic Hephaestus: The Humanized God i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p.7. 的考证。然而,这一故事并未为荷马所用。有趣的是,有关赫菲斯托斯非理性一面的神话传说也均不见于荷马史诗,如强行追求雅典娜,为狄奥尼索斯所灌醉等,见Jay Dolmage, "'Breathe upon Us an Even Flame': Hephaestus, History, and the Body of Rhetoric", pp. 127-130。荷马似乎(有意地)不愿着墨干赫菲斯托斯的非理性和报复心。

妻子不贞的家丑。他的回忆和控诉都饱含痛楚[®],但因地制宜的自陈苦痛,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有力的工具——这些言谈出其不意地为某种特定的场合带来了欢愉(如为赫拉解围)、温暖(如安慰忒提斯)甚或谐谑(如鼓动众神嘲讽谴责阿瑞斯)的气氛[®]。赫菲斯托斯的自嘲固然是生存策略的一部分,让他稍稍牺牲自己的尊严便能成功解围,或达致其他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刻意为之的自嘲,也以一种反讽的方式,体现了对天生缺陷的自我认知和宽宥,正如他在跟随其他神祇前往战场时,虽依然一瘸一拐,但无妨"自以为力大"(σθένεϊ βλεμεσίνων,《伊利亚特》20.36)[®]。赫菲斯托斯这般坦然的达观和强韧的容忍,确实更像是一介平庸之人被自身的限制所压榨出来的美德:神明纷纷计较毫厘之微的冒犯,英雄大都执念于有生之年的荣誉,能如此举重若轻地同生命的尴尬和解的,放眼荷马史诗,再无第二人,亦再无第二神[®]。

① 学人多强调赫菲斯托斯的苦痛屈辱,见 Yoav Rinon, "Tragic Hephaestus: The Humanized God in the 'Iliad' and the 'Odyssey'", pp.17—18。伯纳德特也认为"虽然赫菲斯托斯用计让诸神笑了两次,但赫菲斯托斯认为那并非好笑的事情……为捍卫权利打漂亮仗,也无法掩饰赫菲斯托斯痛不欲生的心境,因为他假如有兄弟阿瑞斯那样俊美,他也就不会为权利而争胜……不会有筹划这些妙计的必要。" [美]伯纳德特:《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第72页。赫菲斯托斯的痛苦固然真实而强烈;然而,从这段插曲的戏剧性效果来看,他并未沉湎于伤感和控诉本身,同时不介意以自己的"痛苦揪心"作为索要赔偿的一部分理由。

② 赫菲斯托斯在言说中穿插往事以增强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是古希腊人所推重的修辞技巧,展现了高超的语言驾驭艺术,可见这位神祇将自身体验和情绪客观化的杰出能力。阿基里斯舌战劝说团时的精彩说辞也是如此,后世哲人如柏拉图亦精擅此道。参见陈中梅:《荷马的启示:从命运观到认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9页。

③ σθένεῖ βλεμεαίνων 这一词组亦译作"自恃勇力"和"对自己的力量很得意"(据罗念生、王焕生译), 在《伊利亚特》中也用于描述勇猛突围的野兽(《伊利亚特》12.42,明喻赫克托尔)和冲杀正酣的赫克托尔本人的心态(《伊利亚特》8.337,9.237—238),而"把两条细腿迅速挪动一拐一瘸"(《伊利亚特》20.37)的赫菲斯托斯亦作如是想,相形之下,不惟令人发噱,也颇能说明匠神的性情。

④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意夸张赫菲斯托斯的思想境界。他虽然对自己的局限,对自己和其他神祇的关系都有清醒的认知,并且能据此审时度势,顾全大局,但毕竟不能像阿基里斯一样,自觉地将自我反思和对命运的审视提升到存在论的高度,从而产生深刻的悲剧意识。赫菲斯托斯洞察世事,举重若轻的机巧,毋宁说更接近于奥德修斯在生存论意义上的谋略,唯求适应(adjust)环境而已,虽然他由于自己永生的神祇身份,可以不必肩负奥德修斯那些沉重的伦理责任(必得在有生之年夺回妻子、财产和地位等等)。阿基里斯的诗性气质和奥德修斯的凡俗智谋向来是一组著名的对照,而在奥德修斯的性格未得充分展示的《伊利亚特》中,将赫菲斯托斯这位"永生版奥德修斯"(可怜他外貌尚目比不过奥德修斯)视为阿基里斯在智慧类型和命运观念方面的对照,应该也不算离谱。

兼容诸多对立侧面的复杂心智,让出场不多的赫菲斯托斯成为了 史诗中最为生动的神祇之一;和其他神祇单纯的欢乐和威严相比,这 位匠神并行不悖的足智多谋、精明功利、宽厚善良、积极勤勉和自我 解嘲,更能体现荷马塑造层次错综的人物心灵世界的高超功力,也为 史诗崇高宏伟的整体风格补充了平易而动人的细节。谈及古希腊文学 对凡人生活与心灵的重视,我们多会想到欧里庇得斯;而在他之前, 荷马史诗中已经透出了属于平凡者的曙光。

三、关于技艺和创造的诗学

赫菲斯托斯过于"凡人化"的形象定位,令他所拥有的超自然神力,也更像是某种关乎凡人禀赋和技艺的寓言。作为 mētis 的重要体现方式,赫菲斯托斯的种种"技艺"(technē/τέχνη)[®]似乎都与奥德修斯旗鼓相当,充其量只有程度的差异,但他有一样本领却绝非凡人奥德修斯所能企及——后者虽手艺高超,却只能制作没有生命的物品,如精巧的婚床机关和驶离卡吕普索岛屿的坚固木筏(虽则我们也可以从中分析出某些抽象伦理意义上的象征);而赫菲斯托斯却是一位创造者(Creator),能赋予手制的东西以生命[®]。他可以打造(ποιέω)貌若生人,能行动会言语的黄金侍女,而他所铸造的阿基琉斯之盾,更是包蕴着一个活生生的象征世界:盾牌上的场景色彩鲜明,富于动感,欢欣和苦难并存,和平与危机同在,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细微角落,也展示出整幅宏阔的世界图景,和荷马史诗本身一样丰富、复杂而不朽。赫菲斯托斯将灵魂和生命注入无知之物的手段,几乎不见于其他神明[®],亦不

① J.R.Cunliffe, A Lexicon of the Homeric Dialect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63), p.270.

② Eve Brann, Homeric Moments (Philadelphia: Paul Dry Books, 2002), p.81.

③ 在《奥德赛》中,雅典娜曾经制造(ποιώο)过一个有生命的"幻象"——佩涅罗佩的姐妹伊弗提墨(《奥德赛》4.796—798),足见这位女神和赫菲斯托斯一样拥有高明的创造技艺。然而,雅典娜的这类"创造"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无法和赫菲斯托斯的阿基里斯之盾——一个完整丰富的艺术世界相比。

同于绝大多数的凡人。

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凡间诗人(或曰"歌人")的职责。毕竟,诗人"作诗"和匠神"打造(器物)"是同一个动词(poēsis/ποιέω),后者也是 mētis 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为赫菲斯托斯所拥有的 technē 除却工匠活计,也可以代指诗人的创作行为和遣词造句的技巧[®]。赫菲斯托斯将神力注入本应是静态的(造型)艺术作品,从而化静为动,成为包罗万有、生机勃勃的"人的世界",这从古典诗学价值标准和创作观念的角度来看,恰好隐喻着诗超越于普通造型艺术的关键之处,也可以象征伟大诗人们彰显生命之流动与变化,描绘人世之驳杂与广阔的高超手段[®]。

荷马史诗中不乏明确地将赫菲斯托斯和"神圣的"诗人相关联的 段落,《奥德赛》第八卷中,赫菲斯托斯的故事便由歌人得摩多科斯 所吟唱;不难注意到,眼盲而富于才华的诗人,和跛足却足智多谋的 工匠之神(在赫菲斯托斯这里,神和人之间的界限本来就已经淡到若 有若无)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互类比的关系。荷马借欧迈奥斯之口, 在《奥德赛》第十七卷中对工匠和诗人之间的关联作了如是表达:

谁会自己前来,又约请外乡客人,

除非他们是懂得某种技艺的行家(δημιοεργός)[®],或是预言者、治病的医生,或是木工(τέκτονα);或是感人的歌人(ἀοιδόν),他能歌唱娱悦人;那此人在世间无际的大地上到处受欢迎.

① 海德格尔:《艺术的起源与思想的规定》,〔德〕海德格尔:《依于本源而居》,孙周兴编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74页。古希腊语境下technē作为艺术创作"技艺"和工匠"技术"的二重属性,是海氏反思和批判彻底从艺术属性中分裂出来,丧失了"去蔽"能力的现代技术的基础。

②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0—106页。另参张辉:《莱辛〈拉奥孔〉中的荷马史诗》,《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28—35页。

③ δημιοεργός 字面意思为"为民众服务的人",同时包括了下文的预言者、医生、工匠和诗人。参见陈中梅:《荷马史诗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在荷马时代,诗人的社会形象和工匠差相仿佛,他们都属于靠技艺谋生的技工阶层(public worker),往往并无显赫的经济和权力地位,甚至居无定所;但他们却可以为城邦服务,以高超的技艺迎合人们的需要,邀请他们的人通常以提供伙食或住宿的形式赋予报酬,有时还不吝献上由衷的敬爱和赞扬。手艺高超的工匠可以因作品登堂入室而万古流芳,出色的歌人也可以受到"民众的敬仰",成为社会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同样能够在平凡而充满磨难的人生之中赢得成就和尊荣。

因而,有理由认为,荷马在赫菲斯托斯这位"另类"的神祇身上, 投射了作为创造者的诗人自身的影子。诗人蒙受神明眷顾,依靠吁请 神明凭附来唱诵史诗,具有非凡的"神性"^②,而匠神生来就是一位神祇, 却具有丰富而平易的"人性";诗人多半目盲,而赫菲斯托斯生来跛足, 他们都身负残缺,以不完美的形象迎接生命本身的嘲弄;诗人吟唱诗 歌,匠神则从事手工业,二者在古希腊社会中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类 似职业。至于言辞的巧妙,《奥德赛》中已将之明示为诗人和奥德修 斯的共同特征,也是诗人得以同赫菲斯托斯分享的本领(奥德修斯能 像歌人一样熟练地讲故事;匠神的自叙虽篇幅不长,却也自有不少动 人之处)。匠神虽身在天庭,却能将他对人世的熟稔深深渗透在阿基 里斯之盾上面精美写实的图案当中,令人惊叹心折,也让他所刻画的

① 荷马在《奧德赛》中称得摩多科斯为"敬爱的歌人","所有生长于大地的凡人都对歌人无比敬重,深怀敬意"(《奥德赛》8.479—481),并言明诗人虽遭遇残疾(目盲)的不幸,依然具有"甜美地歌唱"的超自然神赋才华(《奥德赛》8.63—65),这一点与生为神明却仍遭不幸的赫菲斯托斯何其相似。另参[英]哈夫洛克:《希腊人的正义观》,邹丽、何为等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02—103页。

② 荷马堪称"神赋论"的鼻祖,参见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7—8页。

人世散发出永恒的光辉;诗人也有同样卓异的能力,他深知真实世界中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价值,能凭借它们创造出栩栩如生的新世界,使之进入不朽,然后安详地坐在那里,像黄金侍女们陪伴着的赫菲斯托斯那样,和观众、听众以及读者们一起体味这个世界的美不胜收。荷马把"凡人"神祇赫菲斯托斯的好品质和巧智谋刻画得十分令人关注和喜爱,这同时也是对人间的创作者——诗人的一种含蓄赞美。

换个角度来看,前文所述赫菲斯托斯对自己天生丑陋残疾既感痛苦折磨,又能达观处之的态度,也许同样能代表诗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和接受。创造者未必全能,甚至可能格外困顿于人类固有的凡庸和缺陷(比如自身的不够完善,比如整个世界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也并非时时都能收获应得的珍惜和重视(伊萨卡的歌人费弥奥斯便曾受到求婚人的胁迫和慢待),但无论是诗人还是匠神,都可以拥有他们独特的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他们看似平凡的美德和智慧,更依附于他们作为创造者所制成的那些旷世精品,无论是言语、器物还是用言语来塑造的器物。它们同坚不可摧的阿基里斯之盾一样,在后世历经万种磨难而绵延不绝。也许正因如此,当代作家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几乎颠覆了整个现代社会,却单单留下了创作者斯蒂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独自徘徊,去低吟和回望那个已经溘然长逝却犹有余韵的年代。

结 语

荷马在极短的篇幅之中,运用天才诗艺,塑造了一位内涵丰赡的神祇形象。赫菲斯托斯所经受过和正在经受的苦难,使他的"人性化"程度远高于众神,游走于神与人的两重维度之间;而这位工匠之神耐人寻味的复杂心性,以及超凡脱俗的艺术创造,又使得他得以超越生

① 斯蒂芬的全名为斯蒂芬·代达洛斯(Steven Daidalos),代达洛斯正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巧匠, 堪称是人间的赫菲斯托斯。

命自身的苦闷与局限。赫菲斯托斯的存在丰富了史诗中神祇的群像,也成为唱给凡人的一首颂歌;他带来喜剧的气氛,又具备悲剧的深度;他体现了超越自然的神话想象,又展示了刻画现实的高超功力;他所精心打造的阿基琉斯之盾是史诗内部世界的缩影,而他本人与现实中诗人的关联,又提示了史诗与外部世界的不解之缘,体现了古希腊诗学理念的要旨所在。这位神祇看似着墨不多,却是包罗万有的史诗世界中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令史诗漫长画卷的结构更为平衡,更加整全;而他的创作者,现实中的"赫菲斯托斯"——盲诗人荷马,以及世世代代的诗人和艺术家们,之于整个人类的世界和历史,也当作如是观。

